

北京大学中文系 詹卫东

【内容提要】

本文对“NP+的+VP”偏正结构的使用情况作了一番考察，概括了其句法语义语用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两个跟“NP+的+VP”偏正结构相关的歧义格式，给出了排歧办法。

§1 引言

我们曾对“NP+的+VP”偏正结构的内部组成作过考察，分析了动词占据这一格式中VP位置的能力差异，以及NP跟VP之间构成不同语义关系的情况¹。

本文则进一步对这一格式作一番所谓外部考察。即考察“NP+的+VP”偏正结构在组句谋篇时表现出来的特点规律。试分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

- (一) 在组句层面表现出来的句法语义特点
- (二) 在谋篇层面表现出来的篇章语用特点
- (三) 跟“NP+的+VP”偏正结构相关的歧义格式

§2 “NP+的+VP”偏正结构在组句层面的句法语义特点

“NP+的+VP”偏正结构是黏着格式，不能独用。参与组句时能够占据的句法位置限于主语、宾语，或是处在介词槽之中。

2.1 作主语²

“NP+的+VP”偏正结构充当主语，对谓语有一定要求。对谓语的选择要求主要来自这一格式的中心成分VP。汉语中充任谓语的主要是动词性成分。这里我们也只讨论谓语是动词性成分时的情况。汉语中允许谓词性成分充当其主语的动词并不多，常见的如：

安排 避免 变成 表示 产生 称 成为 得 得到 分为 符合 恢复 回答 会 解决

决定 开始 可能 可以 能 能够 是 属于 提高 显得 象 需要 要 引起 影响 ……

这些动词我们用V_w表示。它们允许谓词性成分在前面作主语。其他动词如“休息、建议、开、打、吃、洗、参观、考察……”等等，都不允许前面主语是谓词性成分。

根据我们的考察，“NP+的+VP”偏正结构作主语时，后面的谓语都只能由V_w类动词充当，举例如下³：

- (1) 她的打扰使他感到厌烦 (刘心武)
- (2) 他的变化不是渐变而是… (刘心武)
- (3) 海阿姨的讲述还仅仅象冬天的枯树… (刘心武)

* 本文的写作得到陆俭明先生悉心指导，特此致谢。本文内容曾在一个小报告会上跟袁毓林、郭锐、陈保亚等先生讨论过，受益颇多，也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4) 这点希望的实现都得仗着黑汉 (老舍)

上述例句中划线谓语“会、是、象、得”等，正是那些允许由谓词性成分充任主语的Vw类动词。从语义上讲，这些谓语成分分别跟主语中的VP“打扰、变化、讲述、实现”等构成意义上的关联，跟NP“她、他、海阿姨、希望”等则都不构成直接的语义关联。

对上述现象，我们的解释是，尽管“NP+的+VP”格式整体功能上相当于名词，但其中心成分是动词，动词的一些属性并没有全部丧失，当其作主语时对充任谓语的动词仍有比较严格的选择限制，就是明证。格式中的NP不直接跟谓语动词发生语义关联，在对谓语动词的选择中也不起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格式的一个实例，“节日的问候”，不能作主语，只能在“致以、表示”等动词后作宾语，似乎属惯用法的性质。目前还没有发现其他类似的用例。

2.2 作宾语

“NP+的+VP”偏正结构作宾语，对述语动词也有一定要求。准谓宾动词和普通的体宾动词都不能带“NP+的+VP”偏正结构作宾语。能带这一格式作宾语的述语动词只能是真谓宾动词、判断动词等⁴。真谓宾动词还可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只能带谓词性宾语不能带体词性宾语的，如：“企图、受到、觉得、……”等；一类是能带谓词性宾语同时也能带体词性宾语的，如“同意、看、听、引起、……”等。前一类真谓宾动词中，有的能带“NP+的+VP”偏正结构作宾语（如：“受到”），有的不能（如：“企图、觉得”）；后一类真谓宾动词一般都能带“NP+的+VP”偏正结构作宾语。请看例句：

- (5) 她受到了战争的锻炼 (邓友梅)
- (6) 张奇林点头，同意她的估计 (刘心武)
- (7) 何丽娜只是听他的批评，…… (张恨水)
- (8) 这一片独白引起大家的同情，…… (老舍)
- (9) ……也就是这种历史感和命运感的萌发 (刘心武)

上面例中划线的述语动词“是”为判断动词，“受到、同意、听、引起”等，都是真谓宾动词。它们分别跟宾语中的VP“锻炼、估计、批评、同情”等构成语义上的联系。显然，“NP+的+VP”偏正结构作宾语时也显示出了中心成分的动词性质。

如果述语动词属真谓宾动词中既能带谓词性宾语又能带体词性宾语的那一类，它就可能不光是跟“NP+的+VP”格式中的VP发生语义联系，也有可能跟NP成分发生语义关联。如：

- (10) 他不愿意儿子挨打，可又没法反抗太太的管教孩子 (老舍)
- (11) 虎妞为顾全大家的面子，想拦拦父亲的撒野 (老舍)

例中划线的述语动词“反抗、拦拦”，语义上分别跟宾语中的NP成分“太太、父亲”构成“动作—受事”关系。这种情况下，述语动词更倾向于要求所带宾语是体词性成分。而作宾语的“NP+的+VP”格式中的“的”似乎就是个插入成分，功能在于形成定中结构，从而在形式上造成体词性短语作宾语的普通述宾结构，以满足“反抗、拦拦”这样的动词在句法构造上带体词性宾语的要求。

除在述宾结构中充任宾语外，“NP+的+VP”格式还可在介词后作介词宾语。如：

- (12) 由于社会上庸俗因素的渗入，… (刘心武)
- (13) 随着视野的扩大，选择机会的增多，… (刘心武)
- (14) 对虎妞的要挟，似乎不必反抗了 (老舍)

例中划线的介词“由于、随着、对”后面的宾语都是“NP+的+VP”偏正结构。

2.3 在……下|上|中

“NP+的+VP”偏正结构可以填进“在……下（上|中）”介词槽中。这种情况下，NP都是VP的施事或当事(experiencer)。我们调查的语料中没有发现NP是VP受事成分的情况。例如：

(15) 在群众的支持下, …… (相声集)

(16) 在时间的流逝中, …… (刘心武)

上两例,“群众、时间”就分别是“支持、流逝”的施事和当事成分。

有个别例子,如:“在他的率领下”,“他的率领”不能作主宾语,只能出现在介词槽中这个位置。

我们从实际语料中共收集到 89 个“NP+的+VP”偏正结构的例句。这一结构在上述三个句法位置的分布频度差异较大。作宾语占大多数,有 59 例;作主语的其次,有 22 例(其中有一例是在句首位置充当话题成分的,详见下文 § 3.2);出现在介词结构中的情况最少,只有 8 例,而且其中 6 例是出自口语语料《相声集》的。

§ 3 “NP+的+VP”偏正结构在谋篇层面的篇章语用特点

“NP+的+VP”偏正结构多用在书面语体,少用在口语中。使用习惯上似乎也因人而异。我们调查的语料中,《相声集》代表口语语料,有 12 个用例。小说《啼笑因缘》中则只发现 1 个用例(见上文 § 2.2 例 7)。这一格式大都在陈述句中出現(我们收集的语料中有 87 例),也有用于疑问、感叹和祈使句的(在我们的语料中只有 2 例)。请看例句:

(17) 傅善读会不会故意晚来,以回避我的询问? (刘心武)

(18) 让我们的出现给那些包藏祸心的人一个打击 (海马创作室)

以上是关于“NP+的+VP”偏正结构在谋篇层面的笼统的描述,并没有多少显著的概括规律。下面我们打算集中在指称和作话题成分两方面来发掘这一格式的篇章语用特征。

3.1 指称特点⁵

在我们收集的语料中,作主语的“NP+的+VP”偏正结构都是回指上文的陈述。例如:

(19) 虎妞的照应祥子,在大家心中特别的发着点酸味…… (老舍)

(20) 李飞飞的死怎么能算我的错呢? (海马创作室)

(21) 苟兴旺的估计并不准确 (刘心武)

这三例分别都回指上文的陈述:“虎妞照应祥子”、“李飞飞死了”、“苟兴旺估计…”。在这里“NP+的+VP”偏正结构语义上是一个整体的事件性指称。

这个格式作宾语时,有的是回指上文的陈述(59 个例句中有 20 例是明确回指上文的),但也有一些似乎是新信息。请看例句:

(22) 薛大娘把小轿车的到来,当作…… (刘心武)

(23) 嵇志满对詹丽颖的出现淡然处之 (刘心武)

(24) 傅善读会不会故意晚来,以回避我的询问? (刘心武)

(25) 讲到一位英雄的牺牲,…… (刘心武)

(26) 随着时代的变迁,…… (刘心武)

例(22)在上文中已经有了“小轿车要来”的意思。这里作介词宾语的“小轿车的到来”即是回指。例(23)亦是如此。其他三例中的宾语成分则都是上文未曾出现过的内容。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例(24)是内心独白,虽是疑问句形式却并非真的发问;例(25)述语动词是“讲”,形成了封闭语境;例(26)是对众所周知的事物的描述,因而都不是从交际角度讲的严格意义上的新信息。

事实告诉我们,“NP+的+VP”偏正结构不同于一般的名词性结构。它主要用来指称事件,并且多数是已发生的事件,在篇章中表现出明显的回指特点。在某些语境中,这一格式虽明确不回指上文内容。但其所指事件也是已然事件(如:“一位英雄的牺牲”),或泛述性事件(如“时代的变迁”)。

不过,已然性程度很高的“NP+的+VP”偏正结构,并不像一般表示已知事物的名词性短

语那样常出现在句首充当话题。我们的调查显示，这一格式在语篇中不大以话题身份出现。

3.2 话题能力

一般说来，语篇中话题是起所谓言谈之起点的功用的。我们倾向于仅把所谓的主谓谓语句中的大主语看作汉语中的话题。汉语的话题成分大都跟后续小句中的述语成分存在语义关联⁶。而“NP+的+VP”偏正结构虽然一般都可指称已然事件，但因其终究不是具有主客体性质的事物，因而不容易跟其他动词性成分发生直接的语义关联。这样，“NP+的+VP”偏正结构在语篇中充当话题成分自然就比较受限制。如果要使这一格式作为话题展开言谈。就需在前面加介词“对”这一话题化标记。例如：

(27) 对这本书的出版，出版界和读书界都表示了非常热情的关注。

(28) 对局势的变化，他一直抱不闻不问的态度。

例(27)“这本书的出版”，偏正结构内部“这本书”是“出版”的受事；例(28)“局势的变化”，“变化”是不及物动词，“局势”是“变化”的当事。这两种情况的“NP+的+VP”偏正结构都被严格限制，绝对不能直接作为话题出现。必须前面加“对”，以有标记形式充当话题成分。

像下面这样的例子，情况则有所不同。例中“NP+的+VP”偏正结构可以不加“对”充当话题。请看：

(29) 我们的指示，你们执行了没有？ 《相声集》

(30) 老师的教导和鼓励，他一直记在心头。

(31) 上半场的比赛，大家看了都觉得很没劲。

例(29)是我们调查的语料中仅有的一个直接以“NP+的+VP”偏正结构充当话题成分的例子。这三例中“NP+的+VP”偏正结构各自前面也都可以加上介词“对”充当话题。结构内部NP除充当VP的施事格(例29、30)外，还有充当时间格的(例31)。比较(27)——(28)、(29)——(31)两组例句，不难发现，两组中“NP+的+VP”偏正结构内部NP跟VP的格关系显著不同，前一组中NP是VP的受事或当事，后一组恰恰相反，NP不能是VP的受事和当事，但可以是其他适合的语义格；此外，前一组两句中的“NP+的+VP”偏正结构跟后面小句中心动词没有什么语义关联。而后一组三句中的“NP+的+VP”偏正结构跟后面小句中心动词语义上有类似名词跟动词的配价联系。可通过句式变换检验。例(29)——(31)分别可变换为下面的说法，例(27)——(28)则不能作类似的变换。请看变换结果：

(32) 你们执行了我们的指示没有？

(33) 他一直把老师的教导和鼓励记在心头。

(34) 大家看了上半场的比赛都觉得很没劲。

原话题成分在这三句中都通过向后移位处在了宾语位置(“把”的宾语或动词宾语)，结构上跟谓动词捆绑得比较紧密。事实上，原话题偏正结构中的VP“指示、教导、比赛”等，虽本身都是动词，但分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指称“指示的内容、教导和鼓励的话、比赛的情景”等。这有些类似“编辑、翻译、招待”等动名兼类词。既可指动作，也可指跟动作相关的人⁷。像“指示、鼓励、比赛”等，则可在一定程度上指称动作涉及的内容。因而能像在上面例句中表现的那样，跟别的动词发生语义关联。这样，由它们形成的“NP+的+VP”偏正结构，也就有可能作为准配价成分从宾语位置向句首移位充当话题了。

以上我们概略地考察了“NP+的+VP”偏正结构的句法语义语用特点。下面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一格式在参与句法组合时可能涉及到的歧义问题。

§4 跟“NP+的+VP”偏正结构相关的歧义格式

这一节我们讨论两个跟“NP+的+VP”偏正结构相关的歧义格式。主要从计算机处理的角度来分析歧义情况和排歧办法。

4.1 S1: P<对>+NP+的+VP

S1 是“NP+的+VP”跟在介词“对”之后形成的格式。

从结构层次上看，S1 有两种切分方式。

a. P<对>+NP+的+VP 例：对爷爷的死

┌───┐ ┌──────────┐

b. P<对>+NP+的+VP 例：对祖国的热爱

┌──────────┐ ┌───┐

按 a 切分，“NP+的+VP”是偏正结构，作“对”的宾语。按 b 切分，“P<对>+NP”这一介词结构带上“的”作 VP 的定语，“NP+的+VP”不成结构。我们看到，S1 格式的实例中，有不少是有歧义的，a、b 两种分析都适用。例如：“对鲁迅的研究”、“对杰出人才的需要”等就都有 a、b 两种切分可能性，是 S1 格式的歧义实例。

然而，并非所有的 S1 格式的实例都会有 a、b 两种切分。请比较：

A	B	C
对英雄的牺牲	对学生的批评	对昨天的回忆
对论文的发表	对女儿的宽恕	对洗衣机的清洗
对虎妞的照应	对妹妹的照应	
对经理的否认	对经理的推测	
对昨天的训练		

上面 A 组实例无歧义。B 组和 C 组则是歧义实例。A 组中 NP 跟 VP 之间都只存在一种语义格关系；B 组中的 NP“学生、女儿、妹妹、经理”等，分别都既可能是 VP 的施事，也可能是受事；C 组中的“昨天”可以理解成“回忆”时间或对象，“洗衣机”可理解为“清洗”的工具或受事。很明显，只要 NP 跟 VP 只有唯一的语义格关系，形成的 S1 格式就不会有歧义，否则，就有歧义。

对 S1 格式出现的句法环境作进一步分析可知，S1 是一个他圜型歧义格式⁸。即在更大的语境中，依据组句规则一般能自动消解歧义。这个格式的两种切分方式分别对应不同的外部功能类。按 a 切分是 PP；按 b 切分是 NP。而这两个功能类在分布上，无论是句法层面还是语用层面，都是互补的。按 a 方式切分得到的 PP 只能充当状语和话题。按 b 方式切分得到的 NP 只能充当主宾语。排歧没有太大的困难。例如：

(35) a 董事长这次对王经理的推测没有表示意见。（按 a 切分，作状语）

b 对王经理的推测一个接一个地被否定了。（按 b 切分，作主语）

(36) a 对洗衣机的清洗，我还有些不放心。（按 a 切分，作话题）

b 下午你们组就负责对洗衣机的清洗。（按 b 切分，作宾语）

例（35a）如果按 b 切分，全句分析不出结构，只能按 a 切分；例（35b）如果按 a 切分，全句没有主语，只能按 b 切分。例（36）两句情况类似。显然，S1 在上面两组四个例句中的歧义由于其所处位置的不同而自动消除了。在实际语料中，S1 的两种歧义情况因为分布上恰好互补，总是可以自动消除的。计算机处理不会有困难。

下面再看另一个跟“NP+的+VP”格式相关的歧义格式。

4.2 S2: NP1+P<对>+NP2+的+V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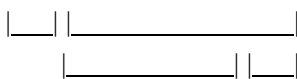
S2 是在 S1 的前面再加上一个 NP 成分造成的格式。

从结构层次上看，S2 也有两种切分情况。

a. NP1+P<对>+NP2+的+VP 例：阿强对爷爷的死负有直接责任



b. NP1+P<对>+NP2+的+VP 例：老爷爷对祖国的热爱深深感动了我们



按 a 切分，NP1 跟后面的“P<对>+NP2+的+VP”不形成直接成分关系。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 S2 并非一个结构体。其中“P<对>+NP2+的+VP”在实际句子里是向后组合的。整个 S2 格式一般处在句首，NP1 充当整句的主语。如：

(37) 海西宾对奶奶的支使，一般总是服从，… (刘心武)

按 b 切分，NP1 跟后面的“P<对>+NP2+的+VP”形成直接成分关系，组成定中 NP。这时 S2 才是一个真正的结构体。可以充当主语、话题、宾语等。如：

(38) 海西宾对奶奶的支使，引起了大家的反感。

(39) 老师对他的鼓励，他一直都牢记着。

(40) 我们非常感谢您对艺术事业的帮助和支持。

S2 格式的歧义主要是针对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而言的。语言学界以往对这种情况的歧义问题较少涉及。因为对人而言，从句法分析的角度看，a 的情况根本不是一个结构体，跟 b 的情况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但对计算机来说，a 和 b 两种切分情况的表层线性格式是一样的。计算机必须对同一个表层形式有不同的构造情况做出准确判断，才有可能对其有正确的理解 and 处理。

对 S2 格式，按 a 切分，NP1 必然充当全句主语（如例 37）；按 b 切分，S2 格式整体可以充当主语（例 38）、话题（39）和宾语（例 40）。在话题和宾语位置，只可能按 b 切分，不可能按 a 切分。也就是说，b 跟 a 是互补分布的，类似上面 S1 格式他围型歧义的情况，可以自动消歧。只有在主语位置，两种情况都可能出现，需要加以区分（如例 37 跟例 38）。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S2 按 a 切分，NP1 跟其后的 S1 格式部分没有结构关系。在语义上，NP1 跟 VP 之间有两种情形：NP1 可以是 VP 的受事（如例 37，“海西宾”就是“支使”的受事）；也可以不跟 VP 发生语义关联。例如：

(41) 海西宾对奶奶的祈祷，决定不予理睬。

例中“海西宾”跟“祈祷”之间没有语义联系。同时，NP1 跟整句谓语中心动词必需有语义关联，充当谓语动词的施事。如例中“海西宾”就是谓语动词“决定”的施事。

S2 按 b 切分，是作为一个整体参与组句的。作为主语，它对谓语动词有严格要求。而且正如我们在 § 2.1 中讨论过的，对谓语动词的选择要求主要是来自 S2 格式中的 VP 成分。它限制了谓语必须由 Vw 类动词充任。在语义上，谓语动词被限制为不能跟 S2 格式中的 NP 成分发生配价关系。如例（38）中“引起”就跟前面 S2 格式里的“海西宾”、“奶奶”等 NP 成分没有直接语义联系。在 S2 格式内部，NP1 跟 VP 则必需有“施事—动作”的语义关联。如例（38）中“海西宾”就是“支使”的施事。

由此，判断处在主语位置的 S2 格式应按哪一种情况切分。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是 S2 格式内部 NP1 跟 VP 之间的语义关系；二是整句谓语中心动词的句法性质及其跟 NP1 的语义关系。排歧条件可以如下规则（必需顺次使用）概括表述为：

1. 如果 S2 格式内部 NP1 肯定不能充当 VP 的施事，则必按 a 切分。试再举一例说明：

(42) 青蛙对电流的刺激，表现出有规律的肌肉收缩。

例中，“青蛙”肯定不是“刺激”的施事，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按 b 切分。

2. 如果 S2 格式内部 NP1 肯定不跟 VP 发生语义关联，则必按 a 切分。可参见本小节开头

例子，“阿强”跟“死”肯定没有语义关联，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按 b 切分。

3. 如果 S2 格式内部 NP1 可能充当 VP 的施事（如“海西宾对奶奶的支使”），转入规则 4。

4. 如果整句谓语中心动词不属 Vw 类动词（如“服从”），或虽属 Vw 类动词但能跟 NP1 形成“动作—施事”关系（如上文例 41 “决定”），则按 a 切分。如谓语成分属 Vw 类动词且不能跟 NP1 形成语义配价关系（如上文例 38 “引起”），则按 b 切分。

§5 补 论

我们对一定量实际语料的调查结果表明，“NP+的+VP”偏正结构是一个使用频度比较低的格式。其内部组成成分和外部功能情况都有一些显著的特点，同时又存在着一些不容易为人们所注意到的问题。本文试图说明，对这一用法上黏着的格式作多层次的考察，可以使模糊的认识得以澄清，有可能为对外汉语教学，以及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等语言学应用和实践提供一些参考。对丰富并发展汉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能起到促进作用。如果能一个一个地以这样特定的格式为考察对象，探究其内部外部的规律，最终就有可能建立起一部立足句式或者是句型的，内容充实的汉语详解语法来。这里先把这个初步的研究报告拿出来，期望专家和同行对我们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能给以批评指导。

附注：

¹ 参见拙作《关于“NP+的+VP”偏正结构》，已投《汉语学习》，尚未发表。

² 有关“NP+的+VP”格式作主语，可参见杨亦鸣 李大勤（1994）《试析主语槽中的“NP+的+VP”结构》，载《语法研究与语法应用》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 年版。

³ 为考察“NP+的+VP”偏正结构的使用情况，我们调查了下列语料（约 195 万字）：

老舍《老舍小说经典》第三卷，九州图书出版社 1995 年版；包括《骆驼祥子》、《牛天赐传》

刘心武《钟鼓楼》，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海马创作室《海马歌舞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张恨水《啼笑因缘》，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邓友梅《烟壶》，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包括《烟壶》、《那五》等 6 个中篇小说；

多人创作《相声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8 年版。

文中为节省篇幅，例句大多是从原文全句中截取的，同时在句后括弧内给出作者姓名以备查考。没有注明的是自造的例句。

⁴ 有关准谓宾动词、体宾动词等概念，可参见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⁵ 参见注 2 文献。

⁶ 汉语中话题的定义及其跟主语的界限一直都有争论。我们倾向于严格地将话题限制在小范围内的做法。即认为只有后续主谓句的段首成分才可能是话题。关于话题可参见曹逢甫著，谢蔚天译《主题在汉语中的功能研究》，语文出版社 1995 年版；袁毓林（1996）《话题化及相关的语法过程》，载《中国语文》1996 年第 4 期。

⁷ 参见姚振武（1996）《汉语谓词性成分名词化的原因及规律》，载《中国语文》1996 年第 1 期。

⁸ 参见拙作《现代汉语 VP 结构定界和结构关系判定》，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